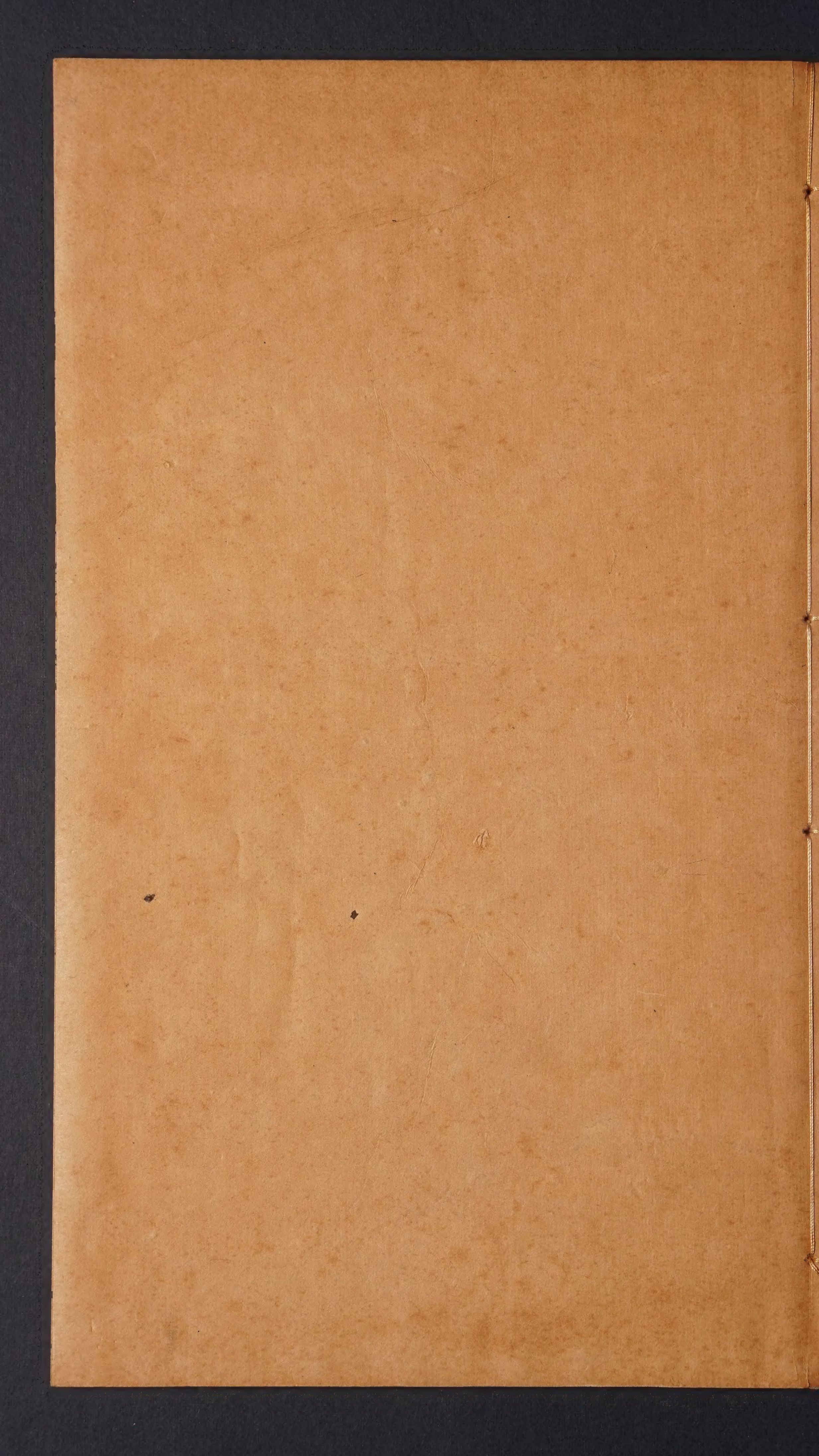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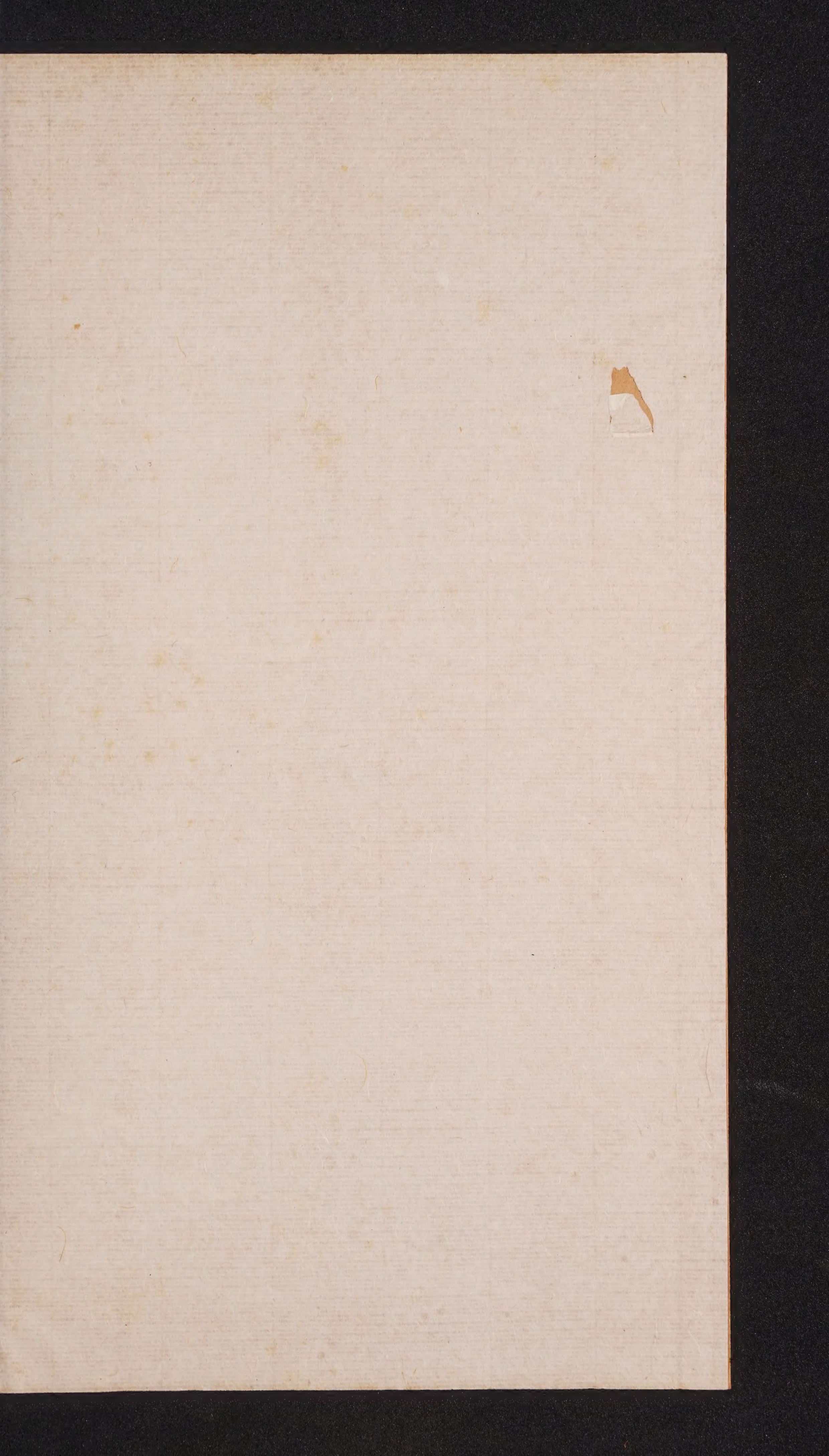








燕貽法錄序

前集中教家法楹。已極貽厥之術。茲復得方定之家訓。爲燕貽法錄。附法楹而行也。夫子弟誡如陳長文之典宗。則謝混韻語。柳郢王僧虔誡書。已足備法戒。烏用丁寧爲。

然父兄望子弟之思無已也甲族爭高德門侈大寧獨如楊震以淸白見貽而後之人偏罔若于訓致令不能悉抵犢詎不肖性成多見其王家譽見癖成之乃知譽見惡消息也至消息之惡雖丁寧又奚

爲伊川曰古也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從固隱譽之矣何不還以法錄律父兄乎律父兄亦無事深語但誡以讀書蓋子弟讀書始能知告誡父兄讀書而後能以告誡行于子弟自無譽兒之癖也

高謙之妻敎諸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勿替先業。較王敬弘未嘗敎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不猶賢乎。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十六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燕貽法錄

選方定之家訓易名

左氏之失也誣好語怪而不能闕所疑也然豈嘗誣善而羅織其辭乎必不然矣韓子懲其喪明懼不爲史失言哉司馬之史不虛美不隱惡世謂之實錄史乎史乎迺若魏收之穢張說爲

死者所料千載有餘譏焉使人謂文士無行何以文為君子之說不後駟馬矣小人志于文乎則韓子所懲惡可不畏

世人之貽厥孫謀也必曰和以致祥莫不諄諄然矣於兄弟則鮮能白首一心者何以啓後人耶夫婦時有反目者矣事過則相愛如初兄弟之相猶則藏而不忘何不二推之也

君子不苟得不妄費儉所以為廉也未有妄費

而不苟得者廉而不儉古惟王陽世傳能造黃金其然哉夫有道者禮以爲閑焉用多金縱使能造而以滋侈耶儉德之共可以持身可以率人繩祖武貽孫謀其必由是乎敗德敗家其必由侈乎侈惡之大戒之哉紂爲象著而箕子唏毋謂是奚足爲憂也云爾

天不能貧人也人自取貧耳人不能自富也天能富人耳何也士不通可以力農農不收可以

訓蒙古之賢哲傭書賣卜不耻爲之非其義雖萬鍾何加焉故曰天不能貧人也乃若終歲營營未必如願士有不遇耕有不獲賈有不利皆有主之者此天之所命也富不可求聖人豈欺我哉世之貪得而速貪者吾見亦多矣故曰人不能自富也天人之交相勝也於是乎徵之

君子之居鄉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語其常云爾然聖人之言匪一端而已不曰一龍一

蛇以存身乎設有不善人焉彼且為狠翼且為犬瘈矣而可逆其怒以速其毒乎讓可以馴暴恐可以濟橫禮以輔義遜以出之親仁而泥愛避咎而下人雖不能格毋使作惡焉庶幾免矣夫

可以死而死天福也東家之不才子夭而其家昌此之謂福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西家之不才子壽而其家敗此之謂罰死為福不死為罰

其賤惡之亦甚矣不仁者而可與言惕然而省耶則何敗亡之有

姜岐盡讓田與兄岑而以畜蜂豕爲事已爲於陵仲子而恐兄爲貪婪無厭豈爲能弟者哉如薛包不得已與弟分而取其荒頓者朽敗者及弟數破其産輒復振給乃篤行君子矣

文可以觀世也巧言鮮仁淫辭害善阿辭不由衷使觀者曰文人則然文乎君子恥之矣

文猶百卉之華也夫百卉之華也孰爲之哉而培之者人事之弗齊有上農中次之差焉六經諸子五車萬卷所以培之也楊子雲教人爲賦使讀千首此大匠之規矩也如欲文之工則無他術

張安世家僮數百人皆有技業虞悰治家富殖以奴婢無遊手可則哉霍家奴如馮子都者宜其敗矣夫奴婢無遊手則不爲非非徒以殖其

業也。公卿之家猶爾。況士庶乎。

謝康樂之才也。以傲誕誅。非不幸矣。其孫超宗稱有鳳毛。不能鑒前轍而恃才使酒。多所陵忽。亦不得其死。夫小有才而不聞道。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氏之訓。其有微哉。

朱巨容冲有人認其犢。後得犢。慙以犢還。冲竟不受。余謂過矣。認犢可與。還犢可受。

何以息謗。曰無辯。未可也。聞謗而自省。庶寡過

乎則吾師也而曰無辯以息之無乃惡聞過乎圓覺謂若知我空無毀者是寘然悍然不復有思過之念告子之不動心者也故夫告子之學其流爲釋氏也

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吳泰伯之後也奚爲不可婚盖夷之也女思齊吳爲起北門曰望齊門令女遊其上女思不止而死曰必葬我虞山之巔以望齊也今虞山有齊女塚夫女固從人者

也生而願爲之有家爲太子波妃何必死無亦耻其夷耶然則虞山之冢與青冢異矣今之鬻門第而不恤其女者有人哉使女而齊毋乃病諸

汜稚春不蓄門人而虛懷開誘以三隅示此眞好修者也異乎世之揭竿而建旛者

宗族以禮義敦睦相尚此可稱故家如以富挾以貴挾以衆挾皆薄夫也南北阮今孰多耶

好譏評文章自是小夫淺態縱使管窺毛吹偶有所見猶在君子之後況未得作者之意未讀古人之書撮蚤而不見泰山者乎夫容露下落雅所不愜鳥鳴山更幽謂不成語起蓋惟口駟不及舌銜官屈宋倉父陳思於古人何傷巳則不知量矣

舊家子弟使人不樂與曰吝曰陋此好消息也使人稱之曰慷慨曰倜儻此惡消息也雖然見

義勇爲臨財能讓乃佳子弟矣

古之佩也如韋如弦有取焉耳今乃冠玉以爲觀美而曰玉不去身以比德焉古之道也道豈在是哉吾聞惡衣衣敝矣聞珠玉猶戴土矣未聞玉之不可去也是士而冶者也女而冶猶可言也吾見倚市者矣士而冶何可言也

讀史睹古哲人之迹思企而及之曰彼何人也吾惡可不如彼也斯可與讀史矣無論三代以

上聖不可知大而化之者即如張子房其帷幄運籌決勝千里不可幾及也其脫屣辟穀成功不居不可希乎諸葛孔明其名成八陣功蓋三分不可勉而爲也其廩無餘粟庫無餘財不可則乎范仲淹其胸中十萬甲兵所不可能者也其先憂後樂爲之在我不當以自期待乎有志者毋徒諉焉而自畫也見賢而不思齊見不善而不自省即淹貫百氏何以異於庸衆人哉

袁元祖道韓康伯云。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今之門如市者。自視得意耳。安可使有識者見也。

華子魚遇子弟甚整。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睦之軌。若以閑有家之訓。律之則嗃嗃爲吉。嘻嘻爲吝。華氏乃可則也。家人有嚴君焉。而家道正。易之旨遠矣。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畱候傳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嘐嘐古人是自絆而希千里也

伊川云古也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伊川之生宋之盛也而俗之下乃爾然此係于世之升降而家之盛衰亦可占矣從父兄者家必昌從子弟者家必替

韓退之登華幾不能返猶可也庾袞太行失足

遂至隕命。此可為遊山好奇者之戒。幽人坦坦。何非天遊乎。

杜子美立朝之日殊淺。其獻賦時。思霑微祿。買薄田而不得。將軍不好武。苔臥鏽雨。拋甲天下晏然。豈慮危亡耶。及為拾遺。逍遙供奉。其時上皇在蜀。京邑初復。干戈方事。而掖垣諸作。宛貞觀開元間耳。方從容語笑。未有四郊多壘之憂。有喜無補也。乃至艱難奔走。皮骨空存。而裁詩

遺悶無非憂國忠君之辭矣孟子所謂空乏拂亂所以增益人者不旣多乎然則予美之窮非徒益工于詩也君子觀于此可以固窮矣可以讀西銘矣

謙美德也足恭而媚于世君子恥之是以雅言禮也恭而無禮曰足恭好謙而惡鄉原知德者辨之矣易之撝謙傳曰不違則也不違乎禮斯謙謙君子矣謙曰謙謙而撝焉聖人之貴謙也

若是可不務乎謙謙而撝焉懼其過而至于足也故申之曰不違則恭近於禮所以遠恥也

喪不欲毀故至哀而止勉而瘠則僞也僞以事親惡乎不僞

與正人爲朋其爲人鮮不正矣與邪人爲朋其爲人鮮不邪矣乃曰吾非不知其人姑用其才是以猰貐之爪牙而自附于不踏生草之仁獸可乎

知伯爲室美。士茁曰。土木勝。懼其不安人也。卿大夫猶云。況士庶乎。夫室美而能安者。吾見亦鮮矣。東西家皆可鑒也。

昔之貧士有吞紙實腹。抱犬而眠者。猶不廢業。道有遺金。不肯拾也。此眞百世之師。貪夫可廉。懦夫可立矣。雖然。士有帶經而鋤。負薪而讀。魚鹽版築。皆可以藏器而待時。所以早辨也。

孔子曰。遠佞人。又曰。見惡人。夫惡人猶可見者

哉言天下之惡未有甚于佞者也昔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比立有寵已惡之而已寵之何也始也未近而終則未遠也夫惡之甚者猶不能覺而況所習者乎知人之難自昔志之知之而不能遠其何誘焉故大學之傳曰過也

管幼安或人牛暴其田爲牽牛涼處飲食之苟能勉希往哲安有禮讓不與者

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

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爲關繫天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

違公老而講論不輟執經諷誦詞色甚苦雖非會道可以愧逢衣之不學而空談欺世者

君子之居鄉使不善者薰而格焉上也其次隱惡而揚善可以避咎王烈之鄉人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王君所短是所遵何德毋亦至誠以

動物然乎今德未能如烈競競自力庶可也惡瑕方人

萬石君之恭慎也世談其美而田司直次三河太守則石氏與焉以誅死萬石之風替矣房玄齡集古今家誡以訓後人而子遺愛以誕誅柳氏自公綽數世以禮法稱家訓甚嚴而孫璨瑀瑊以逆誅夫成立之難覆墜之易可不念哉

董仲舒對策若有神助此自下帷不窺園得之

楊子雲教人作賦。云熟讀古賦千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又云須讀五車書。自古文章宗工更無別法。

司馬德操之處亂世也。旣明且哲。君子哉。人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其婦不然之。乃曰。如卿言亦復佳。其愼密如此。而李杜諸賢。以臧否取禍者眛矣。人有臨蠶求簇箔者。自棄其蠶而與之。或問之。曰。人未嘗求我。求之不與。將懇何有

以財物令人慙者其公人巳如此而子夏之不可假盖者隘矣人有稱之于劉表者表見之曰世間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韜晦如此而龔君賓以蘭膏自煎者非其徒矣若人者雖之貊蠻無不得也而况州里乎

史載陶侃母湛氏截髮供客事以爲美談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可謂有智筭矣余殊不取其客與其子也夫范逵與侃同郡寧不知其家酷貧

乃氷雪投宿僕馬甚多使其母截髮供之何其怵也侃送客百里猶不返匪德行是依乃欲干仕進耳自道觀之宜目之市交胡可稱也君子在旅而貞不宜煩人在困而亨不宜附人故客如郭林宗者賢矣吾不與逵主如毛容者賢矣吾不與侃

公儀子拔葵去織婦相傳以為美談孟獻子所謂以義為利者也吾每至官舍有閒土輒令家

人種蔬。乃績事。則室人未甞廢也。自謂以希公儀子耳。士之處世。用之則可爲卿相。不用則可布衣。惡得不知稼穡耶。如其取諸人以自給。則奚所不至。

常評事明卿。自謂得彭老術。神仙可致。而馳馬墮水。刃出于腹而死。年僅三十餘耳。夫攝生者宜然耶。然御內術。惡可仙。即不墮馬。亦當以酒色夭耳。

士未遇。則曰豈是蓬蒿人。得位。則曰何由返初服。左遷則曰幸玆謫夫。雲霄與蓬蒿有宰之者初服與返則由己耳。何曰何由謫以為幸。胡不早退。此言之不近義。不由衷者。非君子之言也。君子於其言。毋苟哉。何日需微祿。歸山買薄田。杜以稷契自許者。亦為此語。可謂失言矣。士如干祿買田而已。何以盡職。志士不忘溝壑。非為處約也。錦衣可褐。肉食可藿。掾不可拔也。饑附

飽飛士也鷹乎。祠苟完有餘力。則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須量給之。使耕穫焉可也。若遊閒如故而素飽不恥。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閒家哉。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爲也。惟煢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

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其大者曰。非所能爲也。則何時爲善。謂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其大者將

曰是亦小耳則何惡不爲吉人爲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無小大也

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夫無常業者遊民也豈惟不免於餓放僻邪侈無不至而刑戮隨之矣可不戒哉古之志士帶經而鋤負薪而讀固貧者之業也奚足恥也士而恥貧不足以爲士矣貧而無業不可以爲人矣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

若事嚴主烈君此殆其親之性嚴與和不同也世俗之情若以公西華之親爲慈者吾見其人矣其後率以驕縱敗易以嚴君嗃嗃爲訓以婦子嘻嘻爲戒閒有家者可不慎哉伯禽三見周公而三被撻使非太公示橋梓之義則撻未已也周公豈非慈父哉

平原君之貴不能強子高酒吾未見不嗜酒而醉者

郁離子言人而不死則天地間無所容人矣死而皆爲鬼則天地間無所容鬼矣故人有仙仙有死死有鬼鬼有散此其論知死生之説得鬼神之情狀矣乃今之言金丹不死者匪獨庸人也高明名士多好之或傾家亡身而不悟淫祀求福者匪獨婦人也搢紳大夫篤信之乃願爲僧巫輩嚅矢而不辭彼亦何至於是哉由學術不明人心不正而利之陷溺人一塵之眯目遂

不見嵩華耳可不戒與

馬融云我輩仕途不及村野之人雞豚社飲足以自樂此眞語也昧者不覺利令智昏耳士恒念此况味庶能輕視軒冕不役役於要津矣縱未即拂衣豈不綽然有裕哉

杜子美飄泊遠遊陶元亮困窮三徑稱貧宜矣今或厚積深藏自陳窶乏終歲干謁曾無厭足殊甚於墦間之乞方且施施得意不止私驕其

妻妾而已安得齊人之室猶能訕其若此蓋亦流乎秦以來士日益賤茍能惕然於平旦可與立矣。

稽仲散不喜作書然自云犯教傷義第性不能勉強耳陸放翁云四方書疏畧不復遣有來者或守累日不能報無貴賤親疎之間夫二子之於養生則得矣禮有施報惡得以懶爲真人誰諒之吾有稽之懶而每以陸自恕盖嘗有久交

者猶不能無嗔行止固不足計何可謂有禮而無失也小子戒之君子以友輔仁必有隣也然群而不黨居身之珍乃得之矣

齊王好射引弓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顧愷之好自矜伐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夫人好人譽巳而爲所戲弄者多矣苟知譽我者爲戲我庶幾佞人可遠耳

温公讀書堂其言寶惜書卷詳矣後生所當知

也。看書以指爪撮起。猶不可。況撥書而睡乎。書
亂誰能帙子美苐自狀其老困耳。然萬卷已破。
客至始罷盖無不讀時也。今惰遊子手既未觸。
紙已生毛。何必鬻及借人爲不孝哉。
大夫不爲場圃。士不通財貨。古也。古也有世祿。
有恒產。故公明儀拔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利。
今也不然。國不可以不理財。家不可以不治生。
國不能理財。則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

治生。則仰事俯育無以贍也。是故有土間而蕪之則惡其棄。奚不爲焉。公父文伯之母猶績。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遊惰。是以七葉珥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若霍家子都乎。儉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

晏子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夫嗇與吝相類也。一以爲嗇。一以爲吝。孰爲明之。余嘗有儉吝之辨。觀之其所取予而已矣。不苟取

不妄費儉也知取而不知予吝也故廉者必儉卽毀之日吝寧傷其廉貪者必吝卽居之曰儉寧掩其貪。今之有志于禮者無違禮以徇俗斯大過人哉

齊沇鱗年過八十手寫書滿數十篋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陳瓚年逾九十猶勤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吾雖不能爾然不廢披閱李琰之云非爲聲名勞七尺但異見異聞心之

所願耳意正爾爾

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則在野言野矣劉勝之慎寄杜寄之請託是非較然史之論謬耳

王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夫儀範豈細故哉曲禮幼儀故不可不習也

退之之子昶不辯金根通人固有遺忘不足爲訾遂改根爲銀乃可誚矣書既未能博覽安可妄改太白一忝青雲客改忝爲黍子美荊門鄭

薛改門爲朋江鮑堪動色改鮑爲鮀三子者一爲侍御一爲學憲一爲北部當時若論胄胤不以爲名家克肖耶何以誚昶

君子所貴動容貌斯遠暴慢故可則也江左張氏之修儀範皃步仰首盡詳緩之致其與孫壽折腰妖態亦復何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王儉以風流宰相自擬乃其解散幘斜插簪無亦梁冀折上巾之類耶荀子曰亂世之徵

其容婦此江左之所謂風儀也君子恥之

闕黨之漁有親者取多伯禽之澤也秦人父借鋤而子于德色商鞅之政也夫父子之親君子不以天下儉也而不能通于一鋤人道息矣二世而亡非速也里之親猶巳之有親而親其親可知矣觀於此而孝弟之心不油然興乎王道伯功奚啻千里

邴原在遼好以清議格物管寧密令西還曰潛

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㓜安之識遠矣。自非善人。何可盡言。金人之銘。所以三緘其口也。慎之哉。

陳子昂以百萬市胡琴而碎之。以貫聲華。志士猶恥之。而崔烈以五百萬衰減聲譽。何其不智也。三公之位。銅臭之恥。孰輕孰重。其狠疾人哉。

杜祁公爲相。食惟一麪一飯。曰。衍本一措大。爾一旦去位。却爲一措大。大哉言乎。夫士可貧可

賤。可富可貴者。大丈夫也。彼食前方丈爲得志者。孟氏藐之宜矣。

愚公者以犢易駒。少年持駒去。曰牛安能生馬。公與之。人皆以爲愚。故號其谷曰愚公谷也。夫此公智矣。非愚也。管子知之矣。故曰此夷吾之罪也。夫知獄訟之不正也。使獄訟正則少年不敢肆。而公可無愚矣。夫管子爲政而公猶愚則何可勿愚乎。孰吏而管子乎。且使吏而管子也。

一駒何有而與之對吏乎。故曰愚公智矣。非愚也。後世可爲楷者也。事固有什百于一駒者。以駒視之可也。

中山狼傳者有心哉。狼也。世固多有之。不足異也。狼始出囊遽張爪牙。乃逢丈人。卒也。囊之狼也。狼而未黠也。猶幸也。使其感恩失報。信而眤之。且厭其腹而不知矣。彼丈人者。亦何能拯之乎。嗟乎。世之以狼爲可親而信其不負者。不鮮

矣。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何可不愼也
古之人聰獨爲君子。夫舉世濁而已獨淸。君子
有中立不倚而寧違衆者。故曰。獨復以從道也。
安能不爲君子以阿世乎。所謂獨爲君子者。臨
深以爲高。巧爲長而形人短。是以聰之也。斯人
也。難以免。安可爲君子。君子與人爲善。善誘而
不念其舊。使不仁者格。此之謂不獨爲君子。
明則不疑。疑則不明。疑者德之賊也。以疑爲明。

入于暗矣。而曰予智。君子所以惡乎智也。信則必孚。誠則必動。大度者先覺家國天下皆然。

士任天下之重。所貴者量。何以養量。曰識。何以廣識。曰窮理。理明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量進則福進。

匹夫可與天地參也。奚必在位。一言合天理。是爲代天言。一事循天理。是爲代天工。夫士之任豈不重哉。亦曰尚志而已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互鄉之童子。與其進也。聖人之求于人者輕矣。然猶曰善人不得而見之。孟子喜樂正子之爲政。至于不寐。以其好善也。當其時。豈惟善人之難。即好善者亦難矣。甚哉。其所遭之難也。然君子之爲善。豈以世之滔滔者而改其度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可以人而不如禽乎。盖聞昔有好善者。旦旦而祝曰。願天生善人。願人行善事。有心哉。其人也。夫。於。衆。人。

則願之而有不願之其子若孫者乎蘇長公願其見爲公卿盖戲之也吾所願爾曹者非此之謂也勉爲善而已矣









